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古今說部叢書

第八集

麓堂詩話

長沙李東陽賓之撰

詩在六經中。別是一教。蓋六藝中之樂也。樂始於詩。終於律。人聲和則樂聲和。又取其聲之和者。以陶寫情性。感發志意。動盪血脉。流通精神。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。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。雖有格律而無音韻。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。使徒以文而已也。則古之教。何必以詩律爲哉。

古詩與律不同體。必各用其體。乃爲合格。然律猶可間出古意。古不可涉律。古涉律調。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。紅藥當堦翻。雖一時傳誦。固已移於流俗。而不自覺。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。不覺夕陽沉。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。春渚日落夢相牽。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。芳洲之樹何青青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。白雲千載空悠悠。乃律間出古。要自不厭也。予少時嘗曰。幽人不到處。茅屋自成村。又曰。欲往愁無路。山高谿水深。雖極力摹擬。恨不能萬一耳。詩貴意。意貴遠不貴近。貴淡不貴濃。濃而近者易識。淡而遠者難知。如杜子美

鉤簾宿鷺起。丸藥流鶯囀。不通姓字轟豪甚。指點銀餅索酒嘗。銜泥點碗琴書內。更接飛蟲打著人。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。別有天地非人間。王摩詰返景入深林。復照莓苔上。皆淡而愈濃。近而愈遠。可與知者道。難與俗人言。王介甫得之曰。坐看蒼苔色。欲上人衣來。虞伯生得之曰。不及清江轉柁鼓。洗盡船頭沙鳥鳴。曰繡簾美人時共看。堦前青草落花多。楊廉夫得之曰。南高峰雲北高雨。雲雨相隨惱殺儂。可謂閉戶造車。出門合轍者矣。

柳子厚回看天際下中流。巖上無心雲相逐。坡翁欲削此二句。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。予謂若止用前四句。則與晚唐何異。然未敢以語人。兒子兆先一日過庭。輒目及此。予頗訝之。又一日忽曰。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。邵陵西去獵平原。非但人不能道。抑恐不能識。因誦予桔槔亭曰。閒行看流水。隨意滿平田。響聞曰。津吏河上來。坐看青草短。海子曰。高樓沙口望。正見打魚船。夜坐曰。寒燈照影獨自坐。童子無語對人閒。以爲三四年前。尙疑此語不可解。今灑然矣。予乃顧而笑曰。有是哉。

古律詩各有音節。然皆限于字數。求之不難。惟樂府長短句。初無定數。最難調疊。然亦有自然之聲。古所謂聲依永者。謂有長短之節。非徒永也。故隨其長短。皆可以播之律呂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。則不足以爲樂。今泥古詩之成聲。平側短長。句句字字。摹倣而不敢失。非惟格調有限。亦無以發人之情性。若往復諷詠。久而自有所得。得于心而發之乎聲。則雖千變萬化。如珠之走盤。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。如李太白遠別離。杜子美桃竹杖。皆極其操縱。曷嘗按古人聲調。而和順委曲。乃如此。固初學所未到。然學而未至乎是。亦未可與言詩也。

詩必有具眼。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。耳主聲。聞琴斷知爲第幾絃。此具耳也。月下隔窗辨五色線。此具眼也。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。予曰。試取所未見詩。卽能識其時代格調。十不失一。乃爲有得。費殊不信。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秘書。予適至。費卽掩卷問曰。請問此何代詩也。予取讀一篇。輒曰。唐詩也。又問何人。予曰。須看兩首。看畢曰。非白樂天乎。於是二人大笑。啓卷視之。蓋

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。

唐人不言詩法。詩法多出宋。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。所謂法者。不過一字一句對偶。琢雕之工。而天真興致。則未可與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。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。至于江西詩派極矣。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。真若有所自得。反覆譬說。未嘗有失。顧其所自爲作。徒得唐人體面。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。予嘗謂識得十分。只做得八九分。其一二分。乃拘于才力。其滄浪之謂乎。若是者。往往而然。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。故識先而力後。

宋詩深却去唐遠。元詩淺去唐却近。顧元不可爲法。所謂取法乎中。僅得其下耳。極元之選。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。皆能名家。莫可軒輊。世恒爲劉左袒。雖陸靜逸鼎儀亦然。予獨謂高牙大纛。堂堂正正。攻堅而折銳。則劉有一日之長。若藏鋒斂鏗。出奇制勝。如珠之走盤。馬之行空。始若不見其妙。而探之愈深。引之愈長。則於虞有取焉。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。乃爲詩論也。與予論合者。惟張滄洲亨父。謝方石。鳴治。亨父已矣。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。知我罪我。

世固有君子存焉。黨何如哉。

唐詩李杜之外。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。王詩豐縟而不華麗。孟却專心古澹。而悠遠深厚。自無寒儉枯瘠之病。由此言之。則孟爲尤勝。儲光羲有孟之古而深遠不及。岑參有王之縟。而又以華麗掩之。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。稱高人王右丞。而不及儲岑。有以也夫。

觀樂記論樂聲處。使識得詩法。

作詩不可以意徇辭。而須以辭達意。辭能達意。可歌可詠。則可以傳。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。盛唐以前所未道。此辭一出。一時傳誦不足。至爲三疊歌之。後之詠別者。千言萬語。殆不能出其意之外。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。

詩貴不經人道語。自有詩以來。經幾千百人。出幾千萬語。而不能窮。是物之理無窮。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。今令畫工畫十人。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。蓋其道小而易窮。而世之言詩者。每與畫並論。則自小其道也。

雞聲茅店月。人跡板橋霜。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。不知二句中

不用一二閒字。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。而音韻鏗鏘。意象具足。始爲難得。若強排硬疊。不論其字面之清濁。音韻之諧舛。而云我能寫景用事。豈可哉。詩與文不同體。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。韓退之以文爲詩。固未必然。然其所得所就。亦各有偏長。獨到之處。近見名家大手。以文章自命者。至其爲詩。則毫釐千里。終其身而不悟。然則詩果易言哉。

寫畱行道影。焚却坐禪身。開口便自黏帶。已落第二義矣。所謂燒却活和尚。正不須如此說。

長篇中須有節奏。有操有縱。有正有變。若平鋪穩布。雖多無益。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。惟杜子美頓挫起伏。變化不測。可駭可愕。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。回視諸作。皆在下風。然學者不先得唐調。未可遽爲杜學也。

月到梧桐上。風來楊柳邊。豈不佳。終不似唐人句法。芙蓉露下落。楊柳月中疎。有何深意。却是詩家語。

陳公父論詩。專取聲。最得要領。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。予訝而問之。潘言

其父受于鄉先輩曰。詩有五聲。全備者少。惟得宮聲者爲最優。蓋可以兼衆聲也。季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。韓退之之詩爲角。以此例之。雖百家可知也。予初欲求聲於詩。不過心口相語。然不敢以示人。聞潘言始自信。以爲昔人先得我心。天下之理出於自然者。固不約而同也。趙撫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。未有刻本。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。止存總目一卷。以聲統字。字之於詩。亦一本而分者。於此觀之。尤信。門人輩有聞予言。必讓予曰。莫太洩漏天機否也。

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。浦長源請入社。衆請所作。初誦數首。皆未應。至雲邊路繞巴山色。樹裏河流漢水聲。並加賞歎。遂納之。一擊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明詩選作重軒詩

林子羽鳴盛集。專學唐。袁凱在野集。專學杜。蓋皆極力摹擬。不但字面句法。并其題目亦效之。開卷驟視。宛若舊本。然細味之。求其流出肺腑。卓爾有立者。指不能一再屈也。宣德間有晏鐸者。選本朝詩。亦名鳴盛詩集。其第一首林

子羽應制曰。堤柳欲眠鶯喚起。宮花乍落鳥銜來。蓋非林最得意者。則其他所選可知。其選袁凱白燕詩曰。月明漢水初無影。雪滿梁園尚未歸。曰趙家姊妹多相忌。莫向昭陽殿裏飛。亦佳。若蘇李泣別圖曰。猶有交情兩行淚。西風吹上漢臣衣。而選不及何也。

律詩對偶最難。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。數息樹邊身。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。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。巴蜀雪消春水來。皆有感而後得者也。戴石屏夕陽山外山。對春水渡傍渡。亦然。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。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尤覺相稱耳。

詩有三義。賦止居一。而比興居其二。所謂比與興者。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。蓋正言直述。則易于窮盡。而難於感發。惟有所寓託。形容摹寫。反復諷詠。以俟人之自得。言有盡而意無窮。則神爽飛動。手舞足蹈。而不自覺。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。

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。有極鄙藝者。乃韓致光詩也。

質而不俚。是詩家難事。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。前首最近古。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。劉夢得竹枝亦入妙。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。遂失之淺俗。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。而弊一至是。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。

古歌辭貴簡遠。大風歌止三句。易水歌止二句。其感激悲壯。語短而意益長。彈鋏歌止一句。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。後世窮技極力。愈多而愈不及。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。莫將畫竹論難易。剛道繁難簡更難。君看蕭蕭祗數葉。滿堂風雨不勝寒。畫法與詩法通者。蓋此類也。

劉會孟名能評詩。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。皆有評語。簡意切。別是一機軸。諸人評詩者皆不及。及觀其所自作。則堆疊餽釘。殊乏興調。亦信乎創作之難也。

國初稱高楊張徐。高季迪才力聲調。過三人遠甚。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。但未見其止耳。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。楊孟載春草詩最傳。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。南浦新愁細雨中。曰平川十里人歸晚。無數牛羊一笛風。

誠佳。然綠迷歌扇。紅襯舞裙。已不能脫元詩氣習。至簾爲看山盡捲西。更過纖巧。春來簾幕怕朝東。乃豔詞耳。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。豈惟楊體易識。亦高差難學故耶。

詩用實字易。用虛字難。盛唐人善用虛。其開合呼喚。悠揚委曲。皆在於此。用之不善。則柔弱緩散。不復可振。亦當深戒。此予所獨得者。夏正夫嘗謂人曰。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。如何當得予聞而服之。

晦翁深於古詩。其效漢魏。至字字句句。平側高下。亦相依倣。命意託興。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。觀所著詩傳。簡當精密。殆無遺憾。是可見已。感興之作。蓋以經史事理播之吟詠。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。

律詩起承轉合。不爲無法。但不可泥。泥於法而爲之。則撐拄對待。四方八角。無圓活生動之意。然必待法度既定。從容閑習之餘。或溢而爲波。或變而爲奇。乃有自然之妙。是不可以彊致也。若并而廢之。亦奚以律爲哉。

選詩誠難。必識足以兼諸家者。乃能選諸家。識足以兼一代者。乃能選一代。一

代不數人。一人不數篇。而欲以一人選之。不亦難乎。選唐詩者。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。次則周伯弔三體。但其分體過於細碎。而二書皆有不必要者。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。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。吾無取焉耳矣。古詩歌之聲調節奏。不傳久矣。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。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。無甚高下緩急之節。意古之人不徒爾也。今之詩。惟吳越有歌。吳歌清而婉。越歌長而激。然士大夫亦不皆能。予所聞者。吳則張亨父。越則王古直仁輔。可稱名家。亨父不爲人歌。每自歌所爲詩。真有手舞足蹈意。仁輔性亦僻。不時得其歌。予值有得意詩。或令歌之。因以驗予所作。雖不必能自爲歌。往往合律。不待強致。而亦有不容強者也。

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。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。皆學究之高者。至于起結。卽不成語矣。如杜子美白鷹起句。錢起湘靈鼓瑟結句。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。豈易得哉。

杜子美漫興諸絕句。有古竹枝意。跌宕奇古。超出詩人蹊徑。韓退之亦有之。楊

廉夫十二首。非近代作也。蓋廉夫深於樂府。當所得意。若有神助。但恃才縱筆。多率易而作。不能一一合度。今所刻本。容有擇而不精之處。讀者必慎取之可也。

文章固關氣運。亦繫於習尚。周召二南。王豳曹衛諸風。商周魯三頌。皆北方之詩。漢魏西晉亦然。唐之盛時。稱作家在選列者。大抵多秦晉之人也。蓋周以詩教民。而唐以詩取士。畿甸之地。王化所先。文軌車書所聚。雖欲其不能不可得也。荆楚之音。聖人不錄。實以要荒之故。六朝所製。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。君子固有譏焉。然則東南之以文著者。亦鮮矣。本朝定都北方。乃爲一統之盛。歷百有餘年之久。然文章多出東南。能詩之士。莫吳越若者。而西北顧鮮其人。何哉。無亦科目不以取郡縣。不以薦之故歟。

昔人以打起黃鶯兒。三日入廚下。爲作詩之法。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。爲法者。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。要之未必盡然。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。所入雖異。而所至則同。若執一而求之。甚者乃至於廢百。則刻舟膠柱之類。

惡可與言詩哉。

詩之爲妙。固有詠歎淫佚。三復而始見。百過而不能窮者。然以具眼觀之。則急讀疾誦。不待終篇盡帙而已得其意。譬之善記者。一目之間。數行可下。然非其人亦豈可強而爲之哉。蕭海鈞文明嘗以近作試予。止誦一句。予遽曰。陸鼎儀。海鈞卽笑而止。

文章如精金美玉。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。今觀昔人所選。雖互有得失。至其盡善極美。則所謂鳳凰芝草。人人皆以爲瑞。閱數千百年。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。如李太白遠別離。蜀道難。杜子美秋興諸將詠懷古跡新婚別兵車行。終日誦之不厭也。蘇子瞻在黃州夜誦阿房宮賦數十遍。每遍必稱好。非其誠有所好。殆不至此。然後之誦赤壁二賦者。奚獨不如子瞻之於阿房。及予所謂李杜諸作也邪。

詩韻貴穩。韻不穩則不成句。和韻尤難。類失牽強。強之不如勿和。善用韻者。雖和猶其自作。不善用者。雖所自作猶和也。

詩有別材。非關書也。詩有別趣。非關理也。然非讀書之多。明理之至者。則不能作。論詩者無以易此矣。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。真情實意。暗合而偶中。固不待於教。而所謂騷人墨客學士大夫者。疲神思。敝精力。窮壯至老而不能得其妙。正坐是哉。

今之歌詩者。其聲調有輕重清濁長短高下緩急之異。聽之者不問而知其爲莫爲越也。漢以上古詩弗論。所謂律者。非獨字數之同。而凡聲之平仄亦無不同也。然其調之爲唐爲宋爲元者。亦較然明甚。此何故耶。大匠能與人以規矩。不能使人巧。律者規矩之謂。而其爲調則有巧存焉。苟非心領神會。自有所得。雖日提耳而教之。無益也。

陶詩質厚近古。愈讀而愈見其妙。韋應物稍失之平易。柳子厚則過於精刻。世稱陶韋。又稱韋柳。特概言之。惟謂學陶者須自韋柳而入。乃爲正耳。

李杜詩。唐以來無和者。知其不可和也。近世乃有和杜不一而足。張式之所和唐音。猶有得意。至杜則無一句相似。豈效衆人者易而效一人者反難耶。是

可知已。

居士大夫舉世爲詩。而傳者可數。其不能者弗論。雖能者亦未必盡傳。高適嚴武韋迢郭受之詩。附諸杜集。皆有可觀。子美所稱與。殆非溢美。惟高詩在選者。畧見於世。餘則未見之也。至蘇端乃謂其文章有神。薛華與李白並稱。而無一字可傳。豈非有幸不幸耶。

劉長卿集悽婉清切。盡羈人怨士之思。蓋其情性固然。非但以遷謫故。譬之琴有商調。自成一格。若柳子厚永州以前。亦自有和平富麗之作。豈盡爲遷謫之音耶。

樂意相關禽對語。生香不斷樹交花。論者以爲至妙。予不能辯。但恨其意象太著耳。

詩太拙則近於文。太巧則近於詞。宋之拙者皆文也。元之巧者皆詞也。

唐音遺響所載任翻題台州寺壁詩曰。前峯月照一江水。僧在翠微開竹房。旣去。有觀者取筆改一字爲半字。翻行數十里。乃得半字。亟回欲易之。則見所